

明本
潮州
戏文
五种



新刊五世潮泉插科填
詩詞北曲八種

蔡伯皆

新編全像

南北插科

忠孝正字

劉希必金奴記

明本潮州戲文五種



封面题字 李一氓

总体设计 杨白子

明本潮州戏文五种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粤北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25开本 34.24印张 3插页 300,000字

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2,000册

书号 10111·1492 定价 40元

序

吴南生

潮剧是广东主要地方剧种之一。据考证它原属曲牌体制，源出宋元南戏，后来结合了潮州民间曲调和演唱素材，孕育演进成为一个独立的剧种，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潮剧。潮剧至迟在明初已盛行于潮州地区，是我国地方戏曲中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重要剧种之一。传统潮州戏文有部分是取材于当地民间传说故事和历史题材为其内容，地方色彩浓厚，流行于粤东、闽南、海南岛、港澳和台湾省的部分地区，为这一带人民所喜闻乐见，并很早就传播到东南亚各国，受到当地群众的欢迎，很快在泰国、柬埔寨、越南、新加坡等国流行起来，现在当地还有不少潮剧团在演出，成为华侨和当地人民共同享有的国际文化财富。

潮剧保存有较多的传统保留剧目，潮剧音乐和表演艺术等遗产也很丰富。建国后，广东省潮剧院做了不少收集整理工作，已收集到的共有一千三百多个传统剧目。除此以外，还有在墓葬内出土的明抄古本潮剧，以及国内已经失传而在国外还有传本的几种明刊潮州戏文，这些都是极为珍贵的发现。

近二十余年间，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瞩目的，首先是一九五八年在揭阳县明代墓葬中发现的嘉靖年间潮剧抄本《蔡伯皆》（即《琵琶记》）；继而在一九七五年从潮安县的明初墓葬中又出土了宣德年间写本《刘希必金钗记》。此外，早在一九五六年梅兰芳先生和欧阳予倩先生从日本带回往昔已流出国外而在国内未见著录的两种潮州戏文摄影本，一为嘉靖刻本《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戏文全集》附刻《颜臣》，同一刊本又一印本现藏英国牛津大学；二是万历刻本《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女大全》附刻《苏六娘》，现藏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可惜的是，广东潮剧院保存的梅先生和欧阳先生携回的这两份摄影本，已在十年动乱中失去。最近，得到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的鼎力相助，已从国外再次找到这两种戏文，并复印了奥地利维也纳国家图书馆藏的明万历刻本《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戏文。这些潮州戏文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史和潮剧

的历史源流，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国内外专家多次要求尽快整理出来与读者见面，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同志对此尤为重视，一再催促加紧整理出版。广东人民出版社经过一年多的搜集资料 and 准备工作，现将从国外找回的三个摄影本，连同两个出土本，汇编为《明本潮州戏文五种》，付诸影印出版。此书的出版，不仅使这些中国古代戏曲的瑰宝得以保存和广为流传，而且也为学术界及海内外喜爱中国戏曲艺术的朋友们，提供了有关研究中国古代戏曲史方面的珍贵文献，特别是填补了潮剧史籍的空白。我们希望这些古籍的陆续发现和整理出版，对今后潮剧的发展创新，也将起到它的作用。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于广州

《明本潮州戏文五种》说略

饶宗颐

地不爱宝，随着考古工作的发展，许多向来完全消失不见于记载的文物，陆续不断地出土。戏文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项目。一九六七年上海嘉定县宣姓墓地发见明代成化年间北京永顺堂书坊刊印的《白兔记》戏文，轰动一时。在广东则一九五八年从揭阳县渔湖公社西寨村的黄州袁公墓出土一种题名《蔡伯皆》即《琵琶记》三个写本，其一上有「嘉靖」年号题记①。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潮州市凤塘公社后陇山园地出土对折纸本《刘希必金钗记》，封面朱书「迎春集」三字；第五页第四出，上面写明「宣德六年六月十九日」。全剧末尾又写「宣德七年六月日在胜寺梨园置」等字样②，年代非常明确。二者都是潮属当地民间的唱本和

演出手册，后者还附有锣鼓经，更觉宝贵。成化刻本已由上海博物馆精印为《成化本说唱词话》一巨帙，被称为「我国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戏文刊本」③。这一册宣德六、七年间写本的金钗记，早于成化本卅余年，而且还是手写本，不是刊刻，这才真正是我国目前所见最早的戏文写本，其价值可想而知。

四十年来，国内外学人对于民间戏曲和民族音乐的探讨与钻研，引起极大的热潮，运用社会学的方法去寻求当地祀神的风俗与戏剧的联系诸问题④；在欧亚大陆，对于华南各地民间戏曲唱本的搜集和研究更不遗余力。从福建的南音以至纸影戏，都有专家作过重要研究工作⑤。关于潮州戏文的古代刊本流落在海外者，亦有人加以汇集印行成书。台湾大学退休教授吴守礼先生即竭一生精力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特别从语言学观点，做出许多贡献⑥，他编印的「明清闽南戏曲」四种（《定静堂丛书》本）便是一个例子。可是他所收集的《荔枝记》戏文，以牛津藏的嘉靖本而论，分明标题曰「重刊五色泉、潮」是合泉州、潮州二本加以会刊。奥地利的万历本标题曰「潮州东月李氏編集」，东京的《潮调金花女》，分明出自潮州，具有「潮调」名目，把它单纯列入「闽南」的范围，似乎不甚公允。说它们是用广义的闽南方言来写作，虽则潮语与闽南同属于一个语言系统，实际

上仍有许多距离。

最近广东人民出版社决定把新近出土的二种戏本及流落国外的三种明刻本，合刊为《明本潮州戏文五种》，是一桩值得赞扬的古籍整理工作，为元明戏曲史的研究提供了无上的可靠第一手资料。我个人对这桩事，在开始筹备的时候和征集有关资料过程中做了一点协助和促成的事务。出版社要我写几句话，虽然我对于戏剧研究是门外汉，却有几点看法想说一说，也许对于爱好古典戏曲的人们，有点滴的帮助。

《琵琶记》在《辍耕录》所记的金院本称为「蔡伯喈」，列于「冲撞引首」之类，引首是开场的意思。《九宫正始》亦题作《蔡伯喈》，注云「元传奇」。《南词叙录》的「宋元明篇」作《蔡伯喈琵琶记》。在宋元南戏都习惯以剧中主角的名字作为全剧名称，此嘉靖写本题名正同于金院本，而「喈」字作「皆」，有好几处写「蔡伯皆」三字。西班牙圣路宁佐的皇家图书馆里收藏一部嘉靖癸丑岁（一五五三年）詹氏（子和）进贤堂重刊的《风月锦囊》戏文总集。此书《文渊阁书目》有著录，首编卷一即为《伯皆》，目录作《蔡伯皆》^⑦，这和揭阳出土本一样作《伯皆》是很有趣的^⑧。《风月锦囊》一书在国内还很少人注意，甚有需要加以整理影印，

以广流传。要校勘出土本的《蔡伯皆》，嘉靖本的《风月锦囊》是不可缺少而应该互校的本子，比较利用明代嘉靖苏州坊刻本和清陆貽典抄校本似乎更为重要。

关于域外三种戏文版本有若干事须加以讨论。

(一) 牛津大学 Bodleian Library 藏本②《荔镜记》，末叶有「告白」称：「买者须认本堂余氏新安云耳，嘉靖丙寅年。」即明世宗最末一年的嘉靖四十五年（一五六六年）。新安余氏的来历，龙彼得教授（Von der Loon）曾举出在欧洲和日本的藏书中有几种具有新安堂名号的：

《新刊韩朋十义记》二卷，万历丙戌十四年（一五八六年），新安余绍崖自新斋刊本（巴黎国立图书馆藏）。

《新刊京本增和释义魁字千家诗选》二卷，万历间书林余幼山新安堂刊本（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日本宽文七年重刻本）。

《新刊徐氏家传针炙捷法大全》六卷，万历乙酉（十三年，即公元一五八五年）书林余苍泉新安堂刊本（日本内阁文库藏）。

可见余氏刻书，用新安堂名义前后有余绍崖、余幼山、余苍泉诸人。苍泉的籍贯是福建建阳（余苍泉名良进，又名余良堂，其书堂又称怡庆堂）。这本题「余

氏新安」必与上述诸人有关。

此书日本天理大学藏有二册，比牛津本为完整而印刷较为清晰，蛀损地方，两本可彼此互补。有「千叶文库」及「小汀氏藏书」印记。服部宇之吉《佚存书目》附载三曾加著录，现有天理（大学）图书馆《善本丛书》覆印本，由八木书店印行。

（二）奥地利万历本《荔枝记》。此书原藏于奥国维也纳（Vienna）的国家图书馆（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其前身为宫廷图书馆（Hofbibliothek），为龙彼得教授于一九六四年所发现。卷一首题「书林南阳堂叶文桥绣梓，潮州东月李氏編集」，末有牌记「万历辛巳（九年，公元一五八一年）岁冬月朱氏与畔堂梓行」。据龙氏考证，朱氏亦为建阳书堂，现存刻书有下面一例：

《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全像百家公案全传》十卷，扉叶署「书林与畔堂朱仁斋绣梓」，书末牌记云「万历甲午（二十二年，公元一五九四年）岁朱氏与畔堂梓行。」知朱氏与畔堂主人乃是朱仁斋。此《荔枝记》原本或为南阳堂叶文桥刊刻，其后板归于朱氏坎。

（三）《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女大全》二卷无序目，传为万历时刊。 缺第二

十五、二十六两叶。书分两栏，下栏为《金花女》戏文，写书生清州刘永上京赴试途中遇贼投水获救，金花女水边祭灵，纪年为「大宋熙宁七年十二月朔」。是剧亦以「金姑看羊」一段闻名，可知其故事原亦出于北宋。上栏为苏六娘与郭继春事，乃出潮州本地故事。苏六娘是揭阳雷浦村人，清时谢链尝将她的故事写成长诗，载于其所著的《红药吟馆诗钞》⑤。

此册为孤本，原东京长泽规矩也博士所藏，现归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详《双红堂文库分类目录》页三、四，是书昔年傅芸子在《东京观书记》中曾有介绍（见《白川集》第一百一十页），吴守礼亦撰有校记（收入《民俗丛书》第四辑，台北印。）

潮州正字戏出自南戏，渊源甚早。牛津嘉靖本《荔镜记》篇末有跋文云：因前本荔枝记字多差讹，曲文减少。今将潮、泉二部，增入《颜臣》、勾栏诗词、北曲。校正重刊。……嘉靖丙寅年。又在插图之上一栏开头题云：

《颜臣》全部。

这一嘉靖本原是潮本、泉本和《颜臣》三种的糅合本。在《颜臣》戏文内屡次提及彦臣，又称陈彦臣。例如：

〔普天乐〕「只一封书信寄去还前日陈彦臣……不是娘仔细时（幼年）亲柑许彦臣何敢想来……」

〔一封书〕陈彦臣书拜稟连氏靖外（娘）是我有情妻。……

可见彦臣即是陈彦臣。龙彼得君认为《颜臣》与宋人笔记罗烨《新编醉翁谈录》乙集卷一《静女私通陈彦臣》是同一桩事，那是对的。《蕩镜记》此本题目把「彦臣」写成「颜臣」，但内容分明是陈彦臣。唐圭璋《宋词纪事》收连静女的《武陵春》「人道有情须有梦」及失调的《滕胧月影》各一首，其本事即出自《醉翁谈录》。连静女与连靖外正是一人。此本的「颜（彦）臣全部」，虽不能说是宋时《烟粉欢合》所记陈彦臣的戏文原本，可能是经过多少损益润饰，改编而成，但本事同出一源，则毫无疑问。我们可以从这本书恢复陈彦臣戏文全出的原貌，堪为研究南宋戏曲以及它渐变为地方戏曲的历史提供一无上资料，应该把它拆出单行。

再谈《刘希必金钗记》，即是刘文龙的戏文。《南词叙录·宋元旧篇》中收有《刘

文龙菱花镜》。《永乐大典·戏文九》著录作《刘文龙》。元时，史敬德和马致远尝写过《萧淑贞祭坟重会姻缘记》一戏，又名《刘文龙传》（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第七十八页《刘文龙菱花镜》条）。这宣德本有一段文云：

阿不干喑嚙，答刺速末叫番奴唱番曲白（雁儿舞）

阿不干沃庆（虔）答刺速，嚙哩答歹，蒙古噯嚙嚙，干别吉忒可□速也，呵

罕独满八木里。声齐哩嚙哩，嚙哩哩，嚙哩哩，嚙哩哩，嚙哩哩，嚙哩哩

嚙哩哩嚙哩哩。白末

其中渗入一些蒙古语，可见与元时的《刘文龙传》有多少关系，其祖本必出于元人。

至于哩嚙哩的助声，在成化本《白兔记》的开场中《红芍药》一曲便有：

末唱 哩嚙哩，嚙哩哩，嚙哩哩，哩嚙哩，哩嚙哩，哩嚙哩，哩嚙哩，哩

嚙哩哩，哩嚙哩……哩嚙哩，哩嚙哩。

和《金钗记》一样有缠声的哩嚙哩。用哩嚙唱词的习惯，可追溯到南宋。史浩在《贤部峰真隐漫录》中《粉蝶儿》劝酒上阕内有「解教人，嚙哩哩嚙。把胸中一些磊块，一时熔化。」（《全宋词》一九二九页）董解元《西厢记》卷五乔合笙云「和

——哩哩啰，哩哩啰，哩哩来也。」金时，全真教诸大师若王重阳、谭处端写的《捣练子》，都喜欢用哩哩啰、哩哩啰作为助声。这类哩哩是有声无义，至今潮州歌谣中仍有这种助声。潮州人在形容人们高兴时顺口唱无字曲，叫做「唱哩哩曲」。

福建莆仙戏还保存唱「哩哩哩」作为「下词尾」的习惯。据《莆剧谈屑》记载：「莆剧在未演出时，后台先打三锣鼓，过后有彩棚，念四句大白，念完唱『下词尾』。下词尾只用『哩哩哩』三字颠倒唱出。这三字是咒文，为得怕舞台上秽渎了神明，唱完这咒文，便可保台上大家平安。」这三字作为「下词尾」是由全体演唱，据说这是七煞曲中的「打讹」——亦即「打和」。^②清初曹寅听闽乐，听到「哩哩哩」的词句，作出下列的诗，加以揶揄。句云：

一拍么弦一和缠，舞余无复扫花钿；团郎漫纵哄堂笑，摘耳犹闻哩哩哩。

以此取笑。台湾台南现时道曲的唱本还存有遗声，摘出一段如下：

出仙官，哩哩哩。离了蓬莱，腾采云，哩哩哩，（你来），出离了天堂。哩哩哩，哩哩哩。（法国施博尔藏陈荣盛抄本）

上述各例，可见这一类「打和」的帮声，从南宋、金、元以来流传演变的情形。《刘希必》此本亦提供了极宝贵的材料。莆剧认为唱「哩哩哩」等于念咒，可以

避凶趋吉，我以前曾研究这一类和声（打和），是从《悉谈章》的「鲁流卢楼」而来，演变为唐人《渭城曲》的「刺里离赖」。原出于佛家《涅槃经》文字品。全真教采用它，变为「哩啰唎」，禅家作「啰啰哩」，再变成为「哩啰哇」。由莆剧把它看成咒文一层看来，鄙说是可以成立的③。

明代以来，地方戏曲的演出，各有不同的脚本。以最流行的《琵琶记》为例，其演化极为复杂，大抵有京（金陵）本、闽本、吴本、徽本之差别④。揭阳《蔡伯皆》戏文的出土计有三本，其中一本是总纲，一本是小生使用的己本。有些宾白，为元本所无，正表示演出时有地方性发展的特点。据说同时出土原又有《玉芙蓉》⑤。二本，惜已被虫蛀坏。该墓葬主人题「黄州袁公妣江口陈氏墓」，可能是外地人。但潮州墓碑常有冠以祖宗原籍地名的习惯，故也可能这位袁公已久住潮州。从戏文中杂有一些潮州俗字方言看来，可能是当时潮州民间艺人配合当地条件的演出本。祝允明为兴宁县令，所著《县志》谓：「弘治前后，兴宁有南杂剧演出。」又《潮阳县志》萧田宋元翰传云：「其治人以礼教，椎结戏剧之俗，一时为之丕变。」元翰令潮阳在正德九年，可见弘治、正德之际，潮州一带，南戏已甚盛

行。《琵琶》、《金钗》两记之出土，正足以说明这一事实。这两本均见于《永乐大典戏文》（戏文四与九），惜已佚去。尤其《金钗记》卷终下记着「在胜寺梨园置立」有「梨园」二字。当时戏班之具体规模，可想而知。潮剧戏班亦祀田元帅，即唐明皇时的雷海青，雷字可省作田，如雷万春之作田万春是⑤。与福建莆仙戏所奉相同。

明代刻本的戏文多少带点综合性的宣传意味，喜欢用全像（相）、南北插科等字样，由下列诸本书名可以见之：

宣德《金钗记》云：《新编全相南北插科忠孝正字。刘希必金钗记》

嘉靖《荔枝记》云：《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枝记戏文全集》
万历本云：《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

嘉靖本《风月锦囊》：《新刊耀目冠场擢奇风月锦囊正、杂两科全集》
新刊摘汇奇妙戏式全家锦囊》

可以看出这些带宣传性的字眼，是明代书林刻书常用的伎俩。

宣德本《金钗记》篇题有「忠孝」名目和《永乐大典戏文》著录的《忠孝蔡